



(1896—1945)

郁遠之傳

紹虞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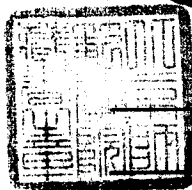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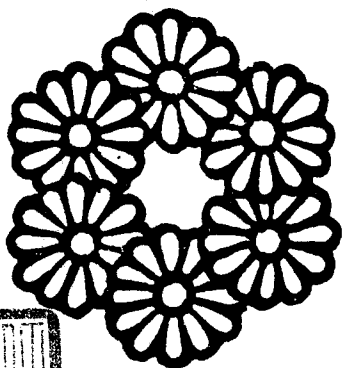


· 郁云 著 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郁達夫傳

劉海羣駐



郁云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72023

972023

郁 达 夫 传

郁 云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9.75印张 8插页 224千字

1984年4月第1版

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400

书号：10173·420 定价：1.25元

序

刘 海 粟

在文艺史上，有些作品出世之后，拍手叫好和口诛笔伐者均为数甚多，争持几十年，莫衷一是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欣赏水平的提高，作品内涵日益显露，人们才承认这是别具一格的佳作，虽然不一定很完美。这种现象，当西方的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、印象主义、存在主义登上艺坛的时候，都曾经出现过。中国封建社会是个漫漫长夜，小说戏曲一向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，明末而后虽稍受重视，在清代仍一再遭禁，直到我的垂髫之年，这类书籍也只能背着师长偷看。今天，小说戏曲已经取代文言的散文诗歌，成了新文学的主体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等书的文学价值，得到了应有的推崇。这是思想家、文学家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了几百年的成果。

六十年来，对郁达夫作品的思想性的评价颇有分歧，至于他的文学才能，则无人怀疑。

我自惭不是研究达夫的专门家，又不善于说长道短，出于友情，容易偏爱，加上作家画家所业不同，其中甘苦，不尽相通，只能抒发一点不着边际的外行话。恰如其分地评定达夫其人其文，则应仰仗于评论家、文学史家和读者群。

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，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，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品质。当然，爱国者不等于白璧无瑕。金无足赤，达夫亦非完人。在他感到报国无门，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，有牢骚，有叹息，有彷徨，有感伤，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，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。他憎恨无爱的人生，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。在黑沉沉的铁屋里，他带着觉醒后的悲愤和惶惑，大喊过爱的饥饿，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，反抗冷漠、愚昧、狡诈、贫困的旧时代。他从不同流合污，只是面对严酷的现实，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，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袭击他，然而，这一切都不能淹没主流。作为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断地引导他穿过沼泽，走向坚实。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，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写下一首悲壮的悼诗：

斑白犹存稚子心，
人间名利一尘轻；
今朝痛觉诗人梦，
血莫神州头作樽！

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的公正评价。至于那些咒骂他“品质恶劣、作风浪漫、不足以为人师”的政客，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，认贼作父的汉奸，吮痛舐痔的帮闲，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，随波逐流的变色龙，今天已被历史所抛弃；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达夫，则砥柱中流，知音倍增。历史无情又有情，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？

达夫很真诚，也坦率得惊人。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膛时，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，当热流入入砚中，他又用形

笔泼洒成彩雨，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惊又怕，暴跳如雷。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，结缘终身。朋友们关切地注视着他，也为他感到不安。如果说童心不泯过于坦白可以使自己受害，在亡友中，达夫可算第一位。

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，是变态心理的产物，当他控诉旧时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，有些情调不尽健康，我们不应漠视，也不应夸大。中国古代的医家有有毒药治病的勇气和传统，如果某些毒药尚未遇到有胆识的药物学家时，则对药物、医生和病人来说，都是不幸。何况达夫并非毒药呢？

达夫笃于友情，和沫若相交几十年，他们自称为“孤竹君二子”，在小阁楼上，在风起云涌的广州，相濡以沫，人所共知。他对鲁迅的认识，高于同辈人很多，一九三六年底他在日文刊物《改造》第十九卷十三号上写道：

鲁迅的小说，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，更高一步。至于他的随笔杂感，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，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，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，谈锋之犀利，文笔之简洁，比喻之巧妙等，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，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。当我们见到局部时，他见到的却是全面。……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，除了读《鲁迅全集》以外，别无捷径。

达夫酷爱自由，仇恨压迫与剥削；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，却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。在南洋，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左联的关系：“替穷人说话是我的素愿。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，尤其是鲁迅，我们之间无话不谈，他和左联的关系，是由我

作的媒介。我因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，所以左联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。不管人怎么议论，我不辩解，而在暗中营救左翼作家的事，做得并不少。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，心中踏实得多。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。鲁迅去世，我说过：‘鲁迅的灵柩，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，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。’‘夜阴’和‘新月’指的什么是很清楚的……”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他又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捐款一事奔波，并在自己编辑的副刊《繁星》上刊出秋远的《记鲁迅艺术学院》一文，把这所延安学府向海外读者作了介绍，爱爱仇仇，毫不含糊。

达夫的个性有其极刚毅的一面，这一点不大为人所知。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，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，正气凛然；抗战期间，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时，他赴台儿庄及东战场采访，出入战火中，毫无惧色；虽然嗜酒成性，但在苏门答腊时，他怕贪杯误事，曾长期戒酒，律己甚严。

达夫感情饱满细腻，观察深切，才思敏捷，古典文学西方文学根基都雄厚。从气质上来讲，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，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。他的一生便是一首叱咤风云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。在他的墓碑上，刻上“爱国诗人郁达夫之墓”，我以为合适的。这样的诗人，现代史上是屈指可数的，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，除鲁迅田汉而外，能与之抗衡者寥寥。沫若兄才高气壮，新诗是一代巨匠，但说到旧体诗词，就深情和熟练而言，稍逊达夫一筹。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，他只是点头而笑，心悦诚服。

达夫无意作诗人。但讲到他的文学成就，我认为诗词第一，散文第二，小说第三，评论文章第四。

他的诗，得力于黄仲则、洪北江，对清代名家吴伟业、王士禛、袁枚、朱竹垞、赵瓯北、王昙、龚定庵俱有所借鉴。在唐诗

中，他酷爱白居易和刘禹锡。为了畅而不滑，外秀内浑，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、嵇康、陶渊明、谢朓、鲍照的著作。作词不多，偶一为之，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，言情状物，略似柳永与纳兰容若，而沉郁过之。

一九七七年间，黄葆芳学弟从新加坡回国观光，我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：“达夫辞世二十多年，我总不相信是事实，他若能和你们一道同来，该多么好啊！”接着谈起在南洋的岁月。他说：“老师，当年达夫先生编《晨星》，对我的稿子特别垂青，总是稍加修改，便作为花边文学刊出，使我很感激。我们三人经常到林霭民先生和胡坤载大夫家中谈艺作画。您作画时，郁先生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，有时低头敛眉，猛抽着香烟；等到您丹青落笔，他的诗已想好，于是走笔题画，并称双绝。可惜星洲沦陷之后，这些寓意深刻，宣扬民族气节的作品多被收藏者销毁，真是叫人难忘的大憾事。”

这段话引起我亲切的回忆。记得有天晚上，我和达夫躺在期颐园中的草地上。碧天如水，寒月如霜。忽然一颗亮星拖着火光刺眼的尾巴，在远远的树梢后殒落了。达夫说：“海粟兄！那不是徐志摩吗？多么有才华的诗人，英年早殒，千古同悲！”我们谈到在上海的朋友中，他与志摩都和我同庚，不免唏嘘。后来言及时局，达夫愤然跃起，仰天喃喃地说：“海粟！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，我们要宁死不屈，不能丧失黄帝子孙的气节，做不成文天祥、陆秀夫，也要做伯夷叔齐。”我觉得这是达夫心中流出的最佳诗作，听来感人肺腑。难兄难弟，相对无言。谦和质朴的达夫，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，从鼻翼到嘴角边的长纹变得坚韧了。我推想：诗人在夜色的环抱中走向永生的时刻，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。我们长时间地握着手，良久，泪花涌出他的眼眶，巨大的热力，从他的臂膀流入我的全身，血象汽油碰上

火种。是夜，我画了一张《松竹梅石图》，他奋笔写上一绝：

松竹梅花各耐寒，
心坚如石此盟磐。
首阳薇蕨钟山蓼，
不信人间一饱难。

少顷，刘抗、君濂来了，他们和葆芳各添几笔，完成了一次愉快的合作。此诗托物明志，朗润含蓄，其信念之坚强，更在豪迈之上，可以代表他晚年诗风的一斑。这样的诗对斯时斯境中的同胞，是启悟的晨钟、进军的战鼓。诗人成了爱国同胞的代言人，面对大海，遥望故国，这庄严的誓辞，响彻云霄。他挟持风雷，走进诗史的殿堂，经岁月冲刷而不损光辉，任群丑狂吠而益添正气！

达夫的散文，如行云流水，时映霞蔚。他和古代写景抒情之作不相蹈袭，而又得其神髓，写到山水，尤其其他故乡富阳一带风光，不愧是一位大画师。他把诗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、每一片绿叶、每一块巉岩、每一株小草，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，再把风俗人情穿插其间，浓淡疏密，无往不美，灵动浑成，功力惊人。

由于达夫的妙文和当年口头描述的启迪，也为了寻觅故人的诗踪，我曾经几次到浙皖之间的富春江流域去写生。这条江，澄碧如染，仪态万方，曲折处如青龙漫舞，腾空飞下，挺拔处似利剑落地，劈破群山。自萧山至梅花城，二百余里，是活的山水屏风，在朝曦晚霞中变化无穷，开阖舒卷，一股清气，沁人心脾。达夫故居富阳，离杭州八十里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，象一颗明珠嵌在画中。我还到七里泷去凭吊过严子陵，石级陡峭，两边莛

萝夹道，古树虬蟠，石碑坊上刻着“千古异人”的横额，祠堂梁头悬着“高尚其志”的大匾。子陵塑像清癯飘逸中饱含睿智，超脱中似有隐痛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一切都使我格外思念达夫，要是我们联袂来游，又能增添多少乐事啊！达夫异邦为敌所害，化作沃土滋润奇花，他的精神和严光一样长留人间。我总算找到了孕育少年达夫成为诗人的环境，便奋笔写下了十几张油画，还有国画《严江秋色》、《富春江》等多幅。我的体会是：青年画家不精读达夫的游记，画不了浙皖二省间的山水；不看钱塘、富春、新安，也读不通达夫的妙文。他的这些作品，根植于他对乡土的赤子之爱，其生命力必然比小说久远。

达夫也有较为闲适舒展之作，或谈谈掌故，或评论前人作品，历史知识和趣味并重。一些日记小品，情真语挚，毫无藻饰，时有逸笔，读来如听良友娓娓夜谈，既非苦雨庵中的浓茶，更不是混身静穆，仍然有着可爱的人间烟火气。也许，这才是达夫之所以为达夫吧！

世界上很少关起门来为后代写作的艺术家，作品往往都是起作用于当时，从而在历史上获得位置。失去了当时，永久并不存在。达夫不是终日追求永垂不朽的作家，他只记录当时的生活感受，作品是流出来的，不是专门在文字上雕琢的唯美主义者，也不是每篇文章都具备永恒的魅力。时间本身就是一个筛子，不及时扬弃，十万年后的文学史要写几千卷。事过境迁，今天的年轻人对达夫的某些著作引不起共鸣，恰恰是一件大好事。我在几十年前读到《采石矶》、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、《薄奠》，整个身心都受到艺术的震撼，作品中写的环境和人物（包括《采石矶》那样历史题材），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看得清楚，甚至触摸得到的。时代进步了，今天的青年对作品中的烟厂女工、老车伕、黄仲则、洪稚存可以同情，但不可能象几十年前的读者那样引起强

烈的共鸣，是不足为怪的。然而，达夫笔下的一些人物形象，记录了“五四”以后某些青年的精神状态，作为思想史上的标本，是不可磨灭的。

达夫亲口告诉我：“我在日本看过将近千册英文、德文、日文小说。”他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，在我的同时代人中实属罕见，一晚上看一两本小说在谦逊温和的达夫，是常有的事情。他喜爱从普希金到蒲宁笔下一百年间活跃于俄罗斯文学画廊上的“多余的人”，但他写的只是中国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切。综观他的小说，深沉素淡，富于散文美，不仅技巧上可以总结出东西，对于认识我们的过去也是有好处的。不认识昨天的人，就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，也不会坚韧不拔地创造美好的明天。

作家和编辑的职业，注定要当业余批评家。由于知识渊博、善于鉴赏，他对古今中外的作家都发过议论，对于戏剧、音乐、绘画、电影、翻译等等领域，都说过有真知灼见的锦言。如果把这些文字，辑录成一本有特色的书，则可以从体味到一位大作家的甘苦，也能感受到他行文阅世的脉搏。在新加坡，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导师。据我所知，达夫在南洋看稿改稿、接见青年作者所花的工夫，比他用于写作读书的时间要多，尽到了园丁的责任。他也讲过一些愤世偏激的话和悲痛的反话，只要弄清他说话时的历史背景，并不难于理解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他在南洋写过很多政论，鼓舞人民斗志，坚定侨胞必胜信念，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。这些文字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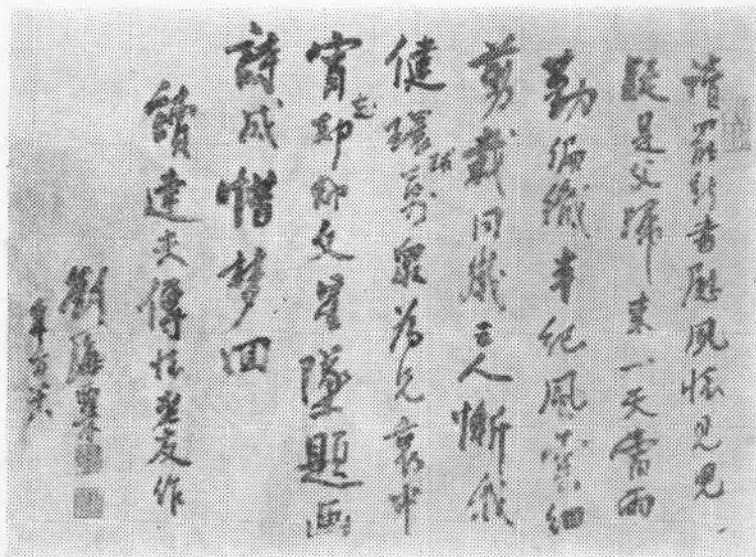
偶然收到海外学生寄来的报刊，上面见到好几篇忆达夫的文章，有的提供史料，有的谈出学术观点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但也有极个别的人，生前给达夫添加过不少痛苦，现在又乘死无对证之际，对他进行中伤、丑化，或谬托知己，把达夫写成一个

恋爱至上主义者，这就欠妥了。我希望知情的正直之士，应当站出来驳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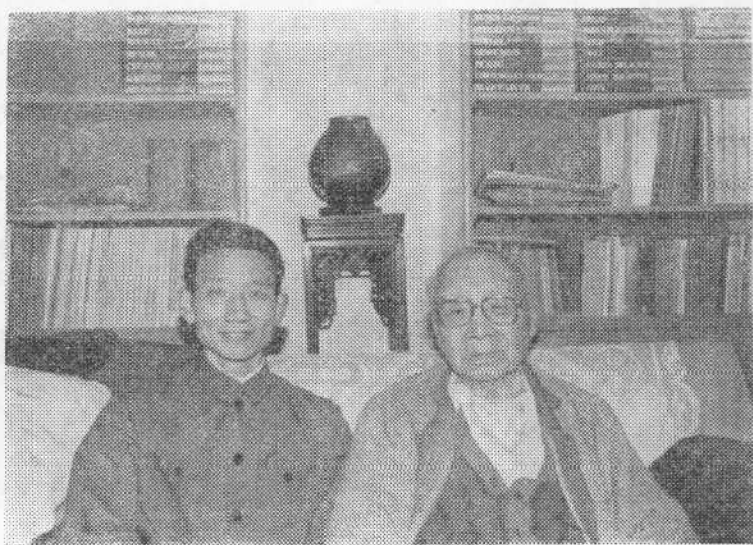
出于怀友之情，我渴望读到描写达夫的传记，来作为我回忆往事的酵母。前天，达夫的儿子郁云来看我，在温馨的灯光中，昏花的老眼差点儿把他看成了达夫，父子俩在外貌上相似到惊人的程度。这位五十二岁曾经念过企业管理的大学生，近年搜罗到乃翁的著作二百多万字，诗词近五百首，还有些书简、墨迹和史料，并以全力，草成了父亲的传记，再现了创造社老将郁达夫的风采，是一本突出爱国主义思想的新作。材料丰富翔实，叙说比较客观，这一点可以告慰逝者。由于处在儿子的地位，行文较拘谨，对先人不好作什么评论，对父母之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也回避了细节，但这并不损害第一本传记的价值。随着这本书的出版，必将会有更好更多的专著及评论问世，我愿拭目以待！

这篇浅陋的序文该谢幕了，我也口占一律，不敢对亡友班门弄斧，仅仅是为了倾吐那说不出而又说不完的情思，以及一种淡淡的、缕缕的、缠绕在心尖上、翔舞在梦魂里的怀念！

读罢新书慰夙怀，
见儿疑是父归来。
一天雷雨勤编织，
半纪风云细剪裁。
同岁三人惭我健，
环球万众为兄哀。
中宵忘却文星坠，
题画诗成惜梦回。



刘海粟题诗



刘海粟与郁云合影

目 录

序	刘海粟 I
一 家庭和童年 (1896—1911)	1
二 中学时代 (1911—1913)	15
三 离乡去国 (1913—1914)	24
四 留学日本 (1914—1920)	29
五 创造社的创办和初期活动 (1920—1924)	43
六 创造社的再办和脱离 (1924—1927)	69
七 与鲁迅合作及参加左翼阵线 (1927—1933)	90
八 移家杭州 (1933—1937)	115
九 抗战军兴 (1937—1938)	141
十 出国宣传抗日救亡 (1938—1942)	149
十一 避难与牺牲 (1942—1945)	168
附录一 郁家世系表	187
附录二 郁达夫著译系年目录	188
附录三 郁达夫著译书目	285
后 记	297

一 家庭和童年

(1896—1911)

郁达夫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、诗人，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。他是“五四”时期新文学团体——创造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曾写出不少充满反帝反封建激情的诗文。由于他的著作对中国新文学有着重要影响，因此长期来一直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重视。

郁达夫名文，字达夫，幼名荫生。他的著译，大多以字署名，少数也用过“曰归”、“T.D.Y.”、“旭”、“文”等笔名；早年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《校友会杂志》发表旧体诗时，还用过“春江钓徒”的笔名。

他的故乡浙江富阳，位于富春江下游，离省会杭州市八十华里，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。秦时称富春县，因境内有富春江而得名。从东晋开始改为富阳，但以后又多次易名，直到宋朝太平兴国二年，才定称富阳县。那里的物产丰富，以出产茶叶和土纸著称，每年春夏之交，更有闻名于世的富春江鲥鱼。县城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，城东还有幽雅的鹤山，风景绮丽。所以它不仅是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，也是一处山明水秀的游览胜地。南朝著名文学家吴均，对富春景色，就有过引人入胜的描绘：

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

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，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，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隔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负势竞上，互相轩邈，争高直指，千百成群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响，好鸟相鸣，嚶嚶成韵。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。横柯上蔽，在昼犹昏，疏条交映，有时见日。

郁达夫自己也有这样的诗句：

家在严陵滩上住，秦时风物晋山川，
碧桃三月花如锦，来往春江有钓船。

因此，郁达夫的文学才华，除了他的勤奋好学和时代的影响之外，有人说也得力于富春山水的熏陶，这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郁达夫的祖上，相传为宋朝太医院尹。宋都南迁时，随宫廷来到杭州，然后定居富阳。

郁家老屋，是一幢三开间的老式楼房，坐落在富阳城内离南门不远的满州弄内，出弄便是风光明媚的富春江。在屋前庭院中，左右分植着两株高大的柚子和杏梅树，墙边放了几只饲养金鱼的大缸，花坛上杂乱地种着各色月季和凤仙，显出一派破落书香门第的景象。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（清光绪三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）子夜，郁达夫就诞生在这个家庭里，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。这座老屋，于一九六一年因隔壁豆腐店锅炉爆炸而倒塌，现在的新式楼房，是一九六二年在原址重新修建的。

郁达夫的父亲名企曾，幼名士贤。郁企曾六岁丧父，由其母



郁达夫的故乡——山明水秀的浙江富阳县城

戴氏抚育成人。他曾在县城设塾授课，兼行中医，继而又任地方庄书，经办某村庄房屋田地的登记、过户和报税手续。郁家的境遇，早在太平天国前后就每况愈下。太平军进城时，郁企曾的一个叔叔，因不堪贫困，参加了李秀成部出征，下落不明。当郁达夫作为企曾第四个孩子诞生时，境况已很窘迫，尽管母乳不足，却无力雇用奶妈。郁达夫由于从小营养不良，体弱多病，在他未满一周岁时，便因杂食过量，闹过一年多的肠胃病，给全家增添了不少麻烦。郁企曾则因担负一家生活重担，积劳成疾，于一九〇〇年（清光绪二十六年）六月逝世，终年三十八岁。

郁企曾逝世时，郁达夫才五岁^①。当时家中，除他的祖母戴氏和母亲陆氏外，还有兄姐三人：长兄名华（1884—1939），学名庆云，字曼陀，幼名廉生，十七岁；二兄名浩（1891—1971），字养吾，幼名浩生，十岁；姐姐名凤珍（1894—1920），幼名阿凤，七岁。一家六口生活，全靠陆氏在满州弄口摆设炒货摊，以及几亩祖传薄田收入来维持，不足之数，惟赖借贷。当郁企曾去世的第二年，郁达夫的姐姐郁凤珍就因无力抚养，送给环

^① 虚岁，实足为三岁。以下年龄皆用虚岁。